

纪念洛阳解放70周年



文化战士 和一座古城的新生

□张文欣

柳条青了,菜花儿黄了。70年前,也是在这个时候,古城洛阳经过血与火的洗礼,获得了新生。

于是人们年年岁岁都以各种方式纪念着1948年那个不寻常的春天,追忆峥嵘岁月,缅怀革命先烈,寻访英雄足迹。但是,大多数人也许还不知道,在当年参加解放洛阳战役的硝烟炮火中,还活跃着一批特殊的战士。他们手中的武器,除了枪,还有笔,还有地面上的快板和喇叭筒。

感谢命运的安排,让我在自己的人生经历中,有幸和他们的几位相遇相识。最先见到的是王愿坚。

那是1986年6月,解放军总参系统新长征文学奖评选活动洛阳外国语学院举行,时任八一电影制片厂编剧的王愿坚作为评委来洛参加会议,我当时在洛阳市文联负责作协日常工作,闻讯前往拜访。

从小学到中学,在课本里都读过王愿坚的作品,《党费》《七根火柴》《普通劳动者》中的有些段落,老师是要求背诵的。王愿坚在我们心目中自然就朦胧着一层雾样的神秘。及至见面,看到的却是一个身材瘦小单薄、态度平易谦和的极普通的人。说话间才得知,王愿坚是参加过洛阳解放战役的老战士!

王愿坚是山东诸城人,1944年入伍,参加洛阳战役时才19岁,当时任华东野战军三纵文工团分队长。在此之前他还在三纵《麓水报》当过编辑记者。洛阳战役期间,《麓水报》曾登了大量生动具体的通讯报道,为历史留下了许多珍贵的资料。王愿坚的作品大多写部队,写红军,写长征,形象鲜明,感情深沉,深受广大读者的欢迎。说到洛阳战役,王愿坚说:“那一仗打得很残酷,很多战友都牺牲了,对于洛阳,我是很有感情的。这次来看看,洛阳变化的确很大,感慨甚多,我想以后会写一篇关于洛阳的文章的……”

1990年10月29日,上海作家代表团访洛,我负责接待,团长是著名作家茹志鹃老师。

茹志鹃著作颇丰,佳作甚多,其中尤以《百合花》最为著名。因为《百合花》曾入选中学课本和多种文科教材。

“茹老师,您是第一次来洛阳吧?”

“不,这是第二次。第一次是在42年前,1948年春天解放洛阳的时候。”

又是一位参加过解放洛阳战役的老战士,又是一位著名作家,我感到惊讶。

了。

茹志鹃的家乡是浙江杭州,1943年参加新四军。1948年春,她是以华东野战军文工团分队长的身份参加洛阳战役的。在战场上,她冒着炮火抢救伤员,在战斗间隙还自编自演一些小节目,说快板,喊口号,风风火火,勇敢泼辣,像一个小伙子。那一年,她才23岁。23岁的她,已见惯了流血,也见惯了牺牲。但每一位年轻战士的倒下,都给她的心灵以极大的震撼。谁能说,《百合花》中那个年轻战士的形象,没有熔铸她在洛阳战役中的感受体验呢?

全国解放以后,茹志鹃转业到上海,先当文学编辑,后又任作协上海分会常务副主席、党组书记,《上海文学》副主编,中国作协理事,主席团委员等职。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短篇小说《百合花》《高高的白杨树》奠定了她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位置。新时期文学,她又以《剪辑错了的故事》《草原上的小路》等作品使自己的创作达到新的高度,在上海乃至全国文艺界都享有很高的声誉。另外,大家都知道,她还有个也是著名作家的女儿王安忆。

第二天,恰巧是茹志鹃的生日。晚上,我们张罗着为她安排了简朴的生日庆祝活动。茹志鹃在致答词时首先说:谢谢洛阳!谢谢同志们!她说,作为一个老战士,第二次来到洛阳,又正好碰上自己的生日,这是让人高兴激动又感慨万端的事,我为能在战斗过的地方度过自己的生日而深感荣幸……我看到,她的双眼竟有些潮红湿润了。

两年多后的一个星期天,1993年8月29日中午,著名作家邓友梅风尘仆仆来到洛阳。

邓友梅早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就名噪文坛,《我们的军长》、《那五》《烟墨》等一批中短篇小说显示了作家卓拔的才思。当时,他担任中国作协主席团委员、书记处书记,中华文学基金会副会长等职。

下午我陪同他参观了龙门。车子在宽阔的林荫道上行驶,邓友梅东张西望,似乎很惊奇的样子。他连声说:“洛阳的变化太大了,出乎意料,出乎意料!”

我问:“您来过洛阳吗?”

“来过,那是1948年,解放洛阳的时候……”

原来他也是参加过解放洛阳的老战士!

参观中尽管话题很多,可自觉不自觉地总是扯到洛阳战役和今昔巨变上来。1948年春,邓友梅是华东野战军文工团的16岁的小战士。他至今还清晰地记得洛阳城的很多地名:东城门、钟楼、九龙台、“孔子入周问礼处”的碑、基督教堂、十字街等。他说,当时战斗很激烈,天还下着雨,东门外有一个染料铺,染料洒

在地上,战士们跑过,绑腿上沾得五颜六色。他说,过东门外石桥时天黑路滑,他一不小心掉在桥下,后来还是被友邻部队战士拉上来的……

我说,我接待过的著名作家中,茹志鹃和王愿坚也是参加过解放洛阳战役的。

“是的是的,茹志鹃还是我的队长呢!”他很兴奋,接着扳指头列举了一串名字:“冯牧、白桦、原文化部副部长丁峤,画家彭彬,电影演员郭允泰,好像还有顾工……”

这是一个文化名人的团队啊!此刻我不仅惊奇,自觉也兴奋起来。

没有见到过冯牧,但他的名字如雷贯耳。他是著名文艺评论家,也是文艺界的主要领导人。他曾任过中国文联党组书记,中国作协副主席、书记处常务书记,《新观察》《文艺报》和《中国作家》的主编,他曾扶持提携过一大批文学新人。在解放洛阳战役中,冯牧是新华社驻中原野战军四纵队的随军记者,是当时参加洛阳战役的文化人中资格最老的一位。洛阳战役后,他连续写了《攻克洛阳城》《洛阳英雄连》《二〇六师的毁灭》等多篇通讯。

我后来专门就洛阳解放的话题和白桦通过电话。白桦是河南信阳人,洛阳战役时他是中原野战军四纵十三旅的宣传队队员,主要任务是搞美术,画画。白桦所在的部队也是我1948年4月5日再克洛阳时的主力,因此白桦是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两进洛阳的。白桦转业到上海作协任过副主席、中国作协理事等职。他写过很多小说、诗歌和剧本,我当时熟知的大约就是《山间铃响马帮来》《今夜星光灿烂》和电影文学剧本《苦恋》。白桦后来多次到过洛阳。1956年,他乘火车在一个夜晚经过洛阳,洛阳城里璀璨的灯火使他想起了解放洛阳战役时那炮火连天的日日夜夜,他感慨万端,回去就写了篇散文《洛阳灯火》,发表在1956年8月1日的《人民日报》上。在电话中白桦还告诉我:“洛阳战役中我们在洛阳师范的地洞中救出了一批青年学生,经过我们宣传,有个叫陆桂国的青年第二天就参军了,他后来也成了著名作家喽!”

邓友梅提到的丁峤、彭彬、郭允泰等人,也都是文化界“重量级”的名人。而那个在解放洛阳的隆隆炮声中参加革命队伍的洛阳老乡陆桂国,后来也成为创作革命战争题材电影的名家高手,曾任八一电影制片厂副厂长,前些年还荣获电影终身成就奖。

这些当年年轻的战士们,在战火中从四面八方汇集古城洛阳,在解放洛阳的硝烟炮火中留下了他们浴血奋战的身影。全国解放后,他们又共同走上了文学艺术之路,用生花妙笔写锦绣文章,创造了丰硕的艺术之果。他们的名字,闪耀着作家和战士双重的辉煌。

一个洛阳战役中,竟蕴藏和聚集了如

此众多的著名作家,或者说,这么多参加过洛阳战役的青年战士,以后都成了著名作家,这的确是一种颇有几分奇特的现象。是偶然的巧合?还是在革命的旗帜下必然的风云际会?“陆机入洛,噪起文名”,作为文化名城的洛阳和文学之间,莫非真的蕴藏着一种机缘?

不过洛阳和这些作家有缘,也是客观事实。那么,能不能创造一个机会,让这些老战士作家们重聚洛阳,借他们的千钧之笔抒写洛阳的兴废沧桑呢?借陪同邓友梅参观洛阳老城的机会,我试探着提出了我的想法。

“太好了!这将是一个影响巨大的盛会。我大力支持!”邓友梅立即表示赞同,显得兴奋而激动。

后来,为了促成这一聚会,我曾作了多次努力。1995年春,我还为此专程赴北京在香山饭店找到正参加全国政协会议的邓友梅,并和病中的丁峤通了电话。但终因种种原故未能如愿。此前几年,王愿坚、丁峤、冯牧相继逝世,茹志鹃病后也不能远行,看来拟议中的老文化战士洛阳聚会越发难以组织了。

1998年10月,茹志鹃逝世以后,这个话题再也没有提起过。

2013年11月,我到中国作协杭州创作之家休假,又一次见到邓友梅老师和他的夫人。邓老满头白发,但仍然精神矍铄,谈起当年的洛阳之行,他依然记忆犹新。

这个当年活跃在解放洛阳战役中的小战士,如今已年近九旬。“树犹如此,人何以堪?”每个人都终将老去,这是自然规律。但是,精神不老,英雄不老,这也是社会规律,人生规律。

这一批老文化战士是个特殊的群体,他们当年在战场上用枪战斗,用生命和鲜血书写了自己战火中的青春;后来,又用笔继续奋斗,塑造英雄形象,讴歌英雄精神,用自己的作品感染和启迪着无数的读者。他们作品中的战士情怀和英雄精神永远不老,他们自己的故事和业绩也永远不老,将会永远铭刻在中国现代文学和洛阳的史册上。

柳条绿了,菜花儿黄了,又一个春天来到了。芳菲四月,洛阳城里牡丹盛开,繁花似锦,风景如画。每到这个季节,我就情不自禁地想起那些参加过洛阳解放战役的老文化战士们,想起那几位前辈作家和洛阳的特殊情缘。

时令走笔

最美四月天

□郝向阳

时序如此匆匆,抬头已是春浓。四月牵着和风细雨,招来鸟语花香,唤醒青草绿树,将大地织成一幅流光溢彩的云锦。

草木知春不久归,百般红紫斗芳菲。这是一场美的接力、诗的传承、画的延续。

桃李杏梨刚刚谢幕,“花中神仙”海棠便立刻登场,开始了惊艳四座的走秀。贴梗海棠、垂丝海棠、西府海棠、木瓜海棠、梨花海棠、绚丽海棠、道格海棠、钻石海棠、霍巴海棠、红玉海棠、王族海棠、粉芽海棠、火焰海棠……这些海棠家族的成员一树千花,风情万种,将园子装扮得五彩缤纷,美不胜收,风流才子唐伯虎曾禁不住写诗赞叹:“自今意思维能说,一片春心付海棠。”

绣领任垂蓬鬓,丁香闲结春梢。在这个万紫千红的季节,高洁的丁香自然不甘示弱,她在美丽的四月打开心结,暗吐幽香,白的似雪,紫的像霞,催生出一首首动人的诗篇。路边的紫荆花开了,这群紫红的精灵,像一串串蝴蝶敛翅驻足于枝头,在金色的阳光下舞动着热情的火焰,展示着浪漫的诱惑。架上的紫藤萝也鼓出了花苞,绽开了笑脸,嘻嘻哈哈地挤着闹着,流淌成一条条紫色的瀑布,在四月的微风细雨中摇曳着紫色的风情。一簇簇窈窕的樱花也加入了这场视觉的盛宴,粉嫩的花瓣宛如美人面,吹弹可破,不胜娇羞,一阵风过,落英缤纷,在天地之间氤氲着朦胧诗意。

这些花木装点着公园和街道,有条不紊地传递着春的消息,为生活在水泥丛林中的居民打造出一方精神的圣地,安抚着日益绷紧的神经和焦躁的灵魂。

而在广大的乡村,一批土生土长的草木,金黄的油菜花、淡紫的桐花……也在无拘无束地绽放,它们虽然没有硕大的花朵和艳丽的花色,但开得热烈而奔放,带着乡村特有的自然与率真,与翠绿的麦苗一起,把黄土地勾勒成一幅令人震撼的水彩画。

四月之美,不仅美在天朗气清、惠风和畅,不仅美在一树繁花、满目新绿,不仅美在蜂蝶飞舞、鸟鸣啾啾,也不仅美在荡起的秋千和高飞的风筝,而且美在四月所激发的蓬勃生机、愉悦心情和美好希冀。春天是检点梦想、整装出发的时节,“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人类与自然万物都在这个季节脱胎换骨、抖擞精神,不肯辜负生命中的青春与芳华,从而构成了大地上的一道流动风景,任时代轮回、世事变迁,这一精神内涵始终不变。

岁月回首

四月浇麦忙

□赵文忠

“清明前后下场雨,好比秀才中了举。”可见,清明雨对麦子有多重要。

记得小时候,遇到春旱,人们急切地盼着水库放水,只等得麦叶儿黄人心焦。忽听有人一声喊:“大渠放水了!”这下村里就像炸了窝,呼呼啦啦,扛锄头,拿铁锹,提胶靴,夹门板,风风火火往地里赶,唯恐晚了一步就抢不到了似的。

一到地里,起垄渠的起垄渠,通麦垄的通麦垄,铲土时须格外小心,俯身下来,一手将两边的麦苗轻轻分开,一手用铁锹在背陇上轻轻铲土,不能伤了麦根,还得防着弄折麦秆。眼要尖,脚要稳,不能踩了麦苗,瞅见野草,顺手一薅,可不能让杂草与麦苗争水争肥,起一趟麦垄下来,累得腰疼,直直腰,看着上浇上水的人们那欢快劲,心里别说是有多急。

好容易轮到自家,心里甭提有多欢喜,赶忙把水引进早已安排好的“路径”,心里一下子舒坦起来,仿佛流进来的是金灿灿的麦粒,时不时用铁锹引一下,要每股细小的流水都齐头并进。浇地是个细活,要浇得均匀,不留死角,水流的大小要控制好,大了会将麦苗冲倒,小了流水不前太耗时。看着汩汩的流水,冒着白泡儿唱着歌,顺顺溜溜走在麦行的丛林里,渗进干裂的土壤。

喝足水的麦子,很快就精神起来,麦秆挺得直直的,齐刷刷密不透风,用手一推,就推出层层翻涌的麦浪,那是怎样的豪情与喜悦。水是麦子的血液,麦子的命,水是麦子最纯净的营养。

想起母亲的一句话:“浇苗浇根,育人教心。”平日里,她教我怎样宽待别人,哪怕一丝微小的善举,就会像一滴雨露,舒展滋润你的心灵,才能有模样,挺立地活着。



牡丹的抗争

□黄雯

读中学的时候看过作家张抗抗女士的一篇散文《牡丹的拒绝》,大概讲的是她于某年的四月慕名来洛阳赏花,游人络绎不绝,但由于天气不佳,连续低温阴雨,那一年洛阳的牡丹并没有如期展颜,因此令不少游客失意,甚至觉得洛阳的牡丹徒有虚名。

她虽然赏花不成,却撰文大加赞赏牡丹的格调,认为即使是草木,亦得保有草木的操守,不因媚人而开,也不因取悦众生而丢掉自己的品格。

今年的春天也不尽如人意那般煦日融融。将近一周的阴霾缠绵,又加上几日的雨打风吹,不免使人担心牡丹的存活。是否风流已被雨打风吹尽了?是否已经零落成泥碾作尘了呢?又或者芳华迟暮,花殆而叶疏了呢?

在此之前的一周天气尚好,我们还一行几人趁着夕阳暮暮时游走在公园的花圃间,见到的无不是碧叶朱花,玉面滴翠,或者是灿若明霞的景象。但试想到连续几日的风雨雾霾,便对那池中花儿的安危心生疑窦,甚至是堪忧了。

下午无事,约了朋友去散步,远远地就看到花圃那边人头攒动。走近了,确是有些许的赏花人,趁着天气放晴前来观赏,抑或也是来确认牡丹的状况。

同那日的盛况不可同日而语,已有不少早开的品种谢尽春红,露出残蕊。地上,叶间,也留有大大小小枯萎变色的花瓣,但仍能看出赤色、紫红或者玉白的原色。只有一畦名为“海黄”的晚放的品种此时开得正俏。前次来时,她们都还紧紧闭着花苞沉睡,恰巧熬过了风雨,于这初晴的日子赢得赏花人的流连和赞赏。

一阵风过,将一股浓香扑进人的鼻孔。一边的绿肥红瘦,一边的繁华满目,置身其中,始知自然与生命的壮阔。

这一年,洛阳的牡丹没有再拒绝,而是在抗争。同低温,同冷雨,同狂风,同乍暖还寒的暮春,同自然的诡谲多变和生命的愤怒。疾雨骤风压低了她的花枝,打落了她的花瓣,但仍然存在着的花梗和落蕊证明她曾经怒放过。

尤记得一千多年前,武氏一纸诏令,迫得百花于寒冬齐放。唯有牡丹不合时宜的



香飘龙门
曾宪平摄

抗争,换来了贬谪。但也惟有洛阳地脉花最宜,使得牡丹尤为天下奇。

时光流转,物换星移,这样的奇闻逸事口口相传于传奇脚本中被人津津乐道,

增色于牡丹的品格。多少人事物换了又换,几番沉浮。或磨去了锐气,磨去了傲骨,或自甘于平庸,放弃了操守。而牡丹,依旧在抗争。